

# 卖花女被打获赔20元

## 打人男子身份仍无法确认,同行女子系淮海路城管协管员

□快报讯(记者 薛林)昨天,快报报道了残疾卖花女王女士在南京白下区太平南路小上海饭店附近遭到一名男子毒打。报道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许多读者对被打的残疾女表示极大的同情,同时对打人男子的行为表示强烈愤慨,并一致要求有关部门严肃处理打人男子。

昨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事发地点,附近一家卖手机的老林老板正拿着一份快报仔细阅读残疾卖花女被打的报道。林老板告诉记者,事发时他正在店里,看到了王女士被打经过。“不管怎么说,王女士再

不对,男子也不该动手打人啊!”林老板告诉记者,“我们每天下午都看到那名女子拿着对讲机,在小上海饭店一带转来转去,好像是城管队员。”但对于打人男子是什么人,附近的目击群众均表示不清楚。另外,事发地附近的目击群众和广大读者希望有关部门能找出打人男子严肃处理,“不能让王女士白白挨打!”

昨天下午,记者为此事采访了白下区公安分局。据有关民警称,经他们与淮海路派出所联系,打人男子身份一直未得到确认,而与打人男子一起

的那名女子,是淮海路街道城管中队协管员。记者立即与淮海路街道城管中队取得了联系,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打人男子不是他们中队的工作人员,至于哪个单位的,他们也不清楚。而与打人男子一起的女子,工作人员承认是他们中队的协管员,姓厉。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事发时厉某并没有动手打人,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处理她。

记者了解到,事发当天下午,那名女协管员厉某与王女士一起被带到淮海路派出所后,淮海路街道城管中队一名负责人赶到了派出所,经过民

警协调,这名负责人代表中队,当场向王女士赔礼道歉,并赔了王女士3个花盆钱,共计20元。

王女士表示,她也不想把事情搞大,赔了一点钱就算了。至于她的眼睛被打充血,她说也没有去医院看,“过两天就会好的。”

难道就没人知道那名打人男子的身份?记者将继续关注。同时,希望知情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快报热线:96060。

《残疾卖花女当街遭毒打》  
追踪报道

## 66路空调车“葬身”火海



空调车烧成空壳 快报记者 常青 摄

□快报讯(记者 许小红)昨天晚上8点40分左右,一辆66路空调车在南京新庄立交桥附近,尾部突然起火,不到10分钟,整个车身都笼罩在一片火光中,幸好车上乘客都安全离开。很快,110和119相继赶到,大火被很

快扑灭。而此时,空调车已烧成一个空壳。该车司机拒绝透露任何情况。在现场指挥的一名负责人模样的男子告诉记者,这辆车是2002年中北巴士公司购进的,应该不是零部件老化问题,可能是“偶发事故”。(钱先生、桂先生爆料奖80元)

## 黑中巴拉警报吓瘫摩的

□快报讯(记者 顾元森)前晚9点半左右,一辆“黑中巴”在途经南京和燕路小市附近时拉响了警报,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扭头看时,不慎撞上了前方突然刹车的货车,受伤严重。

事发后,货车驾驶员陈某表示,“当时我正好看到前面是红灯,于是刹车停下,突然听到车后一声响,我下车一看,摩托车和车上的两个人已经倒在了地上。”驾驶摩托车的男子被撞得晕倒在地,坐在

后座的年轻男子没有受伤,年轻男子指着受伤的摩托车驾驶员说,“他是开摩托车拉客的,本来应该没什么事的,是后面一辆拉客的‘黑中巴’突然拉响了警报。他还以为是警车来抓他的呢,便加大油门往前跑,扭头看时撞上了前面的车子。”事发后,“黑中巴”逃之夭夭。

货车司机看摩的司机受伤严重,拨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将其送往附近医院。

## 女孩才出校门就被车撞

□快报讯(记者 陆鸣)昨天傍晚,南京市行知实验中学初三女生晓艳(化名)骑自行车放学回家,刚出校门,就被疾驰的渣土车撞倒在地。

昨天傍晚6点15分左右,晓艳上完课,骑着自行车离开学校。学校大门正对着宽阔的光华路,马路两头没有信号灯,只有一条人行横道,晓艳放学回家都得从这条人行横道上经过。据目击者王先生称,当时一辆渣土车正由东向西疾驰而来,已经处于马路中央的晓艳一下子吓懵了,不

知道该怎么办,“我看到她坐在车上浑身发抖。”渣土车发现前方有人,立即紧急刹车,刺耳的刹车声惊动了不少路人,地面上随即留下近20米长的刹车印。可最终,渣土车还是将晓艳连人带车撞倒在地。

记者随后赶到454医院,晓艳正躺在病床上,虽然身上没有血迹,但晓艳还是一个劲喊头疼、肚子疼,医生随后安排其接受详细检查。记者从交警二大队了解到,持有通行证的渣土车只有在夜间10点至早晨7点之间允许进入市区。

## 水泥槽罐车“悬崖勒马”



“失足”槽罐车险些摔入桥下 见习记者 王觅 摄

□快报讯(见习记者 王觅)昨天下午3点40分左右,南京市浦口区高新区朱家山的河桥上,一辆水泥槽罐车由于车速过快撞坏桥栏,大半车身侧翻在桥外。

“当时这辆车冲上桥,就听见‘轰’的一声,一头撞在护栏上,就翻了过来。”附近市民周先生说,由于车速过快,翻车后车轮还在飞速旋转。记者到达现场时,交警已经将事故发生路段封锁,槽罐车翻倒在桥边,装载水泥的槽罐车前端架在桥

上,而尾部砸在桥边的土堆上,车头高高翘起。上桥处四五米的护栏已经被车撞到了桥下。“事故发生后,司机从翻转的驾驶室里跳了出来,看样子没有受伤。”周先生说,当时很危险,稍微再往前冲一点,车就会翻到桥下。

记者看到,事故发生地点路面上有大片泥浆,“当时槽罐车是直行的,速度很快,再加上地面湿滑,才导致方向失控的。”围观群众说。事发后,交警调来吊车将槽罐车吊上桥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 开暖气啦

虽然这天气似乎还挺热,气象台也称这几天人体舒适度指数为最适宜,不过,对于“娇气”的两栖动物,已经感觉到明显的寒意了,昨天,红山动物园两栖馆的锅炉已经开始工作,这些冷血动物最早享用了暖气,供暖将一直延续到明年4月前。

图一 绿鬃蜥用上浴霸和暖气片

图二 前面的巨蜥泡温泉,后面的则干脆趴在暖气片上

图三 水池温度控制在25℃~28℃,鱼儿舒适无比

快报记者 孙兰兰 通讯员 白亚丽 / 文 快报记者 赵杰 / 摄

## 《妹妹得了白血病 姐姐配型成功拒捐骨髓》报道之三

# 她是顶梁柱,所以她犹豫

### 记者走访姐姐的丈夫和亲戚,了解到事件背后的隐情

急待救助的妹妹躺在病床上度日如年,身体一天天枯瘦下去,而可以伸手拉一把的姐姐在骨髓配型成功后突然避而不见,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姐姐为何始应后变?昨天,记者赶到这对姐妹的老家安徽省枞阳县进行了调查,发现扑朔迷离的事情背后是迷信和贫穷……

#### 姐姐紧闭家门不露面

“姐姐住的房子是租的,我只去过几次,具体位置我也记不清了。我只知道在枞阳牛集镇。”根据躺在病床上的舒玉梅提供的地址,记者昨天驱车赶到安徽枞阳县。

牛集镇已不存在,划分为多个村,归属义集镇。记者沿街逐户打听舒玉梅,许多居民都摇头,“没听说过这个人。”中午时分,记者走到义军村,马路边有一栋灰旧,外墙脱落的二层小楼,卷帘门洞开,记者便走了进去,屋里散乱堆放着一些竹篮竹筐,一位勾背、腿有残疾的中年男子坐在竹椅上编织着竹具。

“你好,认识一个叫舒玉莲的人吗?”记者问。男子愣了一下,抬头看了记者一眼,然后迅速低下头,轻声说道,“她家还在前面。”

记者想问得更详细点,

但男子已不回答,埋头继续编织。记者只好退出,不料,刚走出门几步,就听见后面“哗啦”一声,回头再看,卷帘门已拉下。记者颇感不解,忙向旁边的一位女子询问,“这就是舒玉莲家。”这位女子说,“腿残疾的男人是她丈夫,他关门肯定是不想见你们。”

几位邻居告诉记者,男的姓汤,家讲义集,这房子是他租的,搬过来住才几个月。记者在门口等了几个小时,见仍没有开门的迹象,只好快快离开。

亲戚称不捐骨髓原因多多 舒玉莲一家闭门不见记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舒玉梅有3个哥哥,为弄清情况,记者又找到40公里外的舒玉梅的几个哥哥家。

好像知道记者要来的似的,3个哥哥家都不约而同地大门紧闭。旁边的邻居说,“他们出去打工了。”一番周折后,记者找到其中一个哥哥的爱人许女士。“我们看到你们的报道了,知道你们会找上门。”许女士一脸平静地说,“但你们不了解真实情况,错怪了舒玉莲。”

许女士告诉记者,舒玉莲不是不想捐骨髓,主要是现实情况不允许。“她弟兄姐

妹5个,就她身体最差,浑身是病。家里条件也很糟糕,丈夫残疾,还有2个孩子,全靠她一个人种几亩田谋生度日,至今住的房子还是租的。”

许女士说,骨髓配型成功后,医生曾告诉玉莲,捐献骨髓后,像她这种身体状况,至少要在家里休养一年,不能做过重的体力活。“玉莲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年不下田干活,一家人喝西北风啊?”

记者提出能否帮助意见舒玉莲后,许女士拨通了舒玉莲的电话。约20分钟后,她摇着头苦笑着说,“玉莲还是不同意。我真的没有办法了。”记者问什么原因,“主要是怕健康受到影响,家里以后没人支撑。还有就是其妹夫对记者说的一些话,很伤她的心。”

一旁的舒玉梅几个亲戚说,“她们兄弟姐妹几个,就舒玉莲家里条件最差,姐妹关系一般,平时来往不多,彼此关心可能也不够,现在有事求人,就表现亲热起来,到处找人来说情。姐姐一家人肯定很难接受。”

几个亲戚说,“目前,我们正在做玉莲一家的思想工作,但需要时间,我们也不希望眼睁睁看着玉梅痛苦离去。”快报记者刘向红安徽枞阳报道

## 妹妹:很想见到姐姐

因患病后化疗,免疫力下降,舒玉梅昨日的口腔溃疡已经很严重,说话都感到疼痛。但提起她与哥哥姐姐的关系,她还是再三强调:“我们关系一向很好,不像大家想像的那么糟糕。”她也很希望最近两天自己身体能够有所恢复,以便她可以亲自到姐姐的门前给她讲清楚捐献骨髓的过程,帮她打消顾虑。

“姐姐家里两个孩子,姐夫身体又不好,所以她是家里最辛苦的人了,有什么重活累活都是她一个人顶着,很不容易!”提起姐姐舒玉莲来,舒玉梅还是停不了口。“只是我能力很有限,一直也没能给姐姐多大帮助,总觉得很过意不去。”

“农村的医生愚昧不懂道理,我们跟姐姐讲手术没问题,她也不能完全打消疑虑,所以需要更多的沟通。其实姐姐从来没有说过拒绝给我做骨髓移植,她只是在考虑,在犹豫,这个期间她没有声音也是正常的。但我相信,只要她想通了,知道捐献骨髓是怎么回事了,肯定会同意来救我一命的!”

快报记者 吴聪灵